

林家成

著

你既爱我，为何弃我？
即使弃我，为何害我？

美人温雅

MEI

REN

下

WEN
YA

完美终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人温雅

林家成
著

完美终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目录】

第四十五章 惩治毒妇惹祸端

001

第四十六章 原来是计中计

019

第四十七章 邓九『消受』美人恩

036

第四十八章 百越之地的女王

054

第四十九章 女王和王夫

072

第五十章 新任交州王

092

第五十一章 故人和故人

110

第五十二章 香艳之囚

128



第五十三章 谁擒了谁

146

第五十四章 秋后必须算账

165

第五十五章 重归于好

183

第五十六章 大团圆的征兆

197

第五十七章 婆媳相得和多管闲事

213

第五十八章 晴后暴雨心心惊

225

第五十九章 顾呈一死难言满

243

邓九郎举起酒斟，对着街道上的柳婧遥遥一晃，仰头饮了一半后，他把酒斟递给身后的人，低声交代了句。

一个儒生朝着柳婧走来，他把邓九郎饮过的酒送到她面前，说道：“夫人，请与月下那人，共饮一盅酒。”

柳婧怔怔地仰望着楼上临风而笑的美男子，怔怔地把盅中的酒一饮而尽后，把酒杯递给了儒生。

就在那儒生接过酒杯时，黑暗的道路处，稀稀落落传来几声琴音，伴随着琴音，渐渐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个人影。

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人，悄无声息地从黑暗中走到月光下，他们走在几条街道上，把一个个画着鸳鸯戏水的红灯笼挂在树枝上，一缕缕缥缈的笛声从角落四溢而来，带着浓浓的欢喜。

无数身着黑衣的人走出来，围着白衣楼铺上红缎，更远处的阁楼上，有人高唱着“与月与君共此夜……”

不知不觉中，她目光所及的道路都已红缎铺满，灯笼如星。

这时，高踞阁楼的邓九郎双手一合，“啪——啪！”鼓了两掌。随着他的掌声落下，无数身着黑衣的人远远朝着柳婧一礼，又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不过一转眼，四下便再无声息，安静得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他与她。

然后，红袍缓带、高大挺拔、俊美逼人的邓九郎，缓步从白衣楼中走出。把柳婧从马车中牵下来后，他伸手捧着柳婧的脸。

圆月下，他眸光如星，定定地看着她，轻声说道：“真想风光迎娶，也省得他人伤你！”

柳婧的眼眶湿了，她眨了眨乌漆漆的双眼，想要说些什么，竟无语凝噎。这时，邓九郎牵着她的手，朝着白衣楼走去。

两人走过灯火通明、宛如白昼的大堂，走上寂静无声、灯火全无的二楼，不过这里明月正好，月光透过纱窗照了进来，把大半边楼宇都照得如梦如幻。

他背着光，挺拔的身影如玉如竹，这般朝着柳婧扬唇一笑后，持起她的手，在唇边低低吻了吻后，哑声说道：“阿婧。”

“嗯。”

“这洛阳城人太多了，唯有这里，唯有这片天地，属于你我二人。”

柳婧眨了眨泪眼，用力地点了点头。

邓九郎还在凝视着她，又道：“阿婧。”

“嗯。”

“在你得了疫疾我怎么也寻不到时，我最喜欢来这里，最喜欢把所有人都赶走，一个人站在这里，等着你从帷幔后走来，对着我微笑。”

柳婧拼命地摇着头，想要说什么，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

邓九郎再次捧起了她的脸。他目不转睛地盯了她一会儿，慢慢倾身，慢慢把自己的唇覆在了她的唇上。

温热的唇瓣贴着，扑在脸上的呼吸之气带着淡淡的青草香，也带着一种沉着的男子气息。

柳婧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那唇慢慢下移，他一点儿一点儿地吮吸着柳婧的唇瓣，一点儿一点儿地吻着她的下巴，一点儿一点儿地吻过她的玉颈。

那微凉的手指解过她的玉带，带着薄茧的手指划过她敏感细嫩的肌肤。

不一会儿工夫，柳婧便衣裳尽褪。

邓九郎慢慢松开她，朝后退出一步，一瞬不瞬地打量着。

月光下的玉体，完美得简直如一幅画，丰胸细腰，隆臀长腿，再配上绝美的容颜，直让邓九郎心跳如鼓。

这是他的女人。

从不自轻自贱，骄傲沉淀在骨子里的女人。这是他走过无数的桥，看过无数的景，唯一的一个印入心魂的女人。

而这个骄傲的女人，正羞红着脸，情意无限地望着他。

这个人世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无数的欢心，随便伸手，便可获取无数人的爱戴，可只有眼前这个，才是他所盼、所想。

邓九郎在她面前单膝跪下。

他仰望着羞意在眸中流转的柳婧，伸手捧着她的腰，唇膜拜地吻上了她的一侧玉乳。

他细细地吻过她的肋骨，舔过她的脐眼，在发现怀中女人身子向下滑去时，他站了起来，薄唇含着她的耳垂，伸舌在她的耳洞里面轻轻舔了几下。

柳婧发出一声呻吟，完全软倒在他怀中。

邓九郎的唇抵着她的耳，低低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越发令柳婧无措，她虚软地抱紧他的手臂，轻叫道：“别……别！”

“别这样？还是别这样？”他舔过她的耳洞，手指划过她下身的缝隙，并在一个小小的突起上用手指勾了勾。

柳婧发出一声轻鸣，她整个人软成一团，缩到了他的腿下。

邓九郎把她在木地板上放平。

然后，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

含笑望着她，他慢慢单膝跪下，一边轻怜密爱地吻得身下的玉体发出失控的呻吟，一边就着月光，细细欣赏着这天地造化的完美之躯。

欣赏了一会儿后，邓九郎把因为动情而娇躯粉红的柳婧抱起，把她抱到堂中的柱子上，他用双腿抵着她，手一伸抽出了玉带。

玉带一出，他的下服便飘然而落。感觉到下身被他那火热的硬物抵着，柳婧眼含媚意，轻声说道：“九郎，你还没有脱掉外袍呢。”

他只着一件红袍，可那红袍如此宽大，直及足踝，更重要的是，身着红袍的他有一种特别的凛然和尊贵，特别高高在上。

这样的他，便是里面不着一缕，也能给人极重的威压。

用下身如玉口处不轻不重摩擦着的邓九郎，在听到柳婧不满的抗议后，露出来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伴随着这笑容的，是他娴熟的挑逗动作，早已熟悉她敏感处的男子，时轻时重地爱抚着她，直到柳婧下身濡湿一片，整个人软成了一摊水。

就在她呼吸急促，渴望地朝着他那炙热硬挺送去时，邓九郎低沉温柔的声音传来：“在长安时，你明明不准备原谅我，可在一夕之间，你又主动向我投怀送抱……阿婧，你还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原因呢。”

柳婧眼神已然迷离，闻言她只是渴望地仰起头，索着他的吻。

邓九郎沉了沉眸。

便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女人也还紧守着心门，不该说的，她是一个

字也不说！

用牙齿叼起她一侧乳樱，不轻不重地啃咬，使得柳婧呻吟出声，整个胸脯都向他送来时，邓九郎低低地说道：“嗯？还是不想说？”

柳婧已然迷失，她胡乱抱着他的颈，用唇寻着他的唇，她下身也不停地在他身上扭动着，听到他这熟悉的威胁口吻，她只是本能地喘喘道：“我没有，我没有……”

邓九郎暗叹一声。

他抬起她一条腿，火热的巨硕朝着那濡湿处重重一顶，在一点儿一点儿地顶开依旧如处子的坚室，令柳婧发出一声满足的呜咽后，他用唇堵上她的唇，无力地低叹道：“罢了，只要你还乖乖地待在我身畔。”

话音一落，那巨硕便重重地顶了进去，因进得太深，仿佛进入了子宫深处。在柳婧发出一声似悲似喜的呻吟后，他搂着她的细腰，一下一下地撞击起来。

天上的圆月，似乎也在羞涩，它招来一缕浮云遮在了身上。一时之间，偌大的厢房里，只有清风吹过纱幔，只有那沉重的呼吸声和喘息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不断传来……

一夜过去，直到白衣楼人声鼎沸，柳婧才惊醒过来。

而柳婧回过神后，发现自己半边身子在地板上，上半身趴在榻上，脑袋上还搁着邓九郎的大脚丫。

对这个情景，柳婧已见怪不怪，她非常熟练地把那大脚丫拨下去，揉着酸痛不已的腰艰难地站直，走到一侧穿戴起来。

洗漱一新后，柳婧着一袭白色的女装，缓步走下大堂。

看到柳婧走来，乾三大步上前，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一眼后，咧嘴笑道：“九郎夫人，你这是回邓府呢，还是在外面游游？九郎可是马上就要外出了。”

柳婧还没有说话，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阿婧，你先回去。”

柳婧应声转头。

她一眼便看到，邓九郎一袭玄裳，墨发用玉冠束起，额上系着抹带，威严煞气地大步而来。

邓九郎走到柳婧面前，朝着地五问道：“行李准备好了？”

“回郎君的话，早准备好了。”

“行了，那马上出发吧。”

邓九郎转过身来，轻声说道：“阿婧，我有急事需离开洛阳。不过你不要担心，此行不会太久，最多四天便可回归，你且安心在家。”

他接过银甲卫递上来的斗笠、佩剑，大步朝外走去。当他走到门阶上时，柳婧听到邓九郎低沉有力的声音响起：“地五，保护好夫人！”

目送着他们离去，柳婧发现自己竟有点儿像个小妻子似的依依不舍，连忙收回目光，说道：“到洛阳街上走走吧。”

“是。”

马车走了一阵，柳婧看向地五，突然说道：“你本有将才，这般守在我这个妇人左右，怕是不惯吧？”

地五乾三二人，乾三一向对柳婧更友善些，而地五则是行事一丝不苟，可这邓九郎偏将地五安排在自己身侧，大大咧咧的乾三则跟着他一道出任务建功立业，也不知地五心中可会不平？

地五抬头瞟了她一眼，说道：“自疫疾事后，郎君便对你看得最重。”柳婧听出了他的话中之意，不就是因为邓九郎把她看得最重，所以派在她身边的，也是行事最沉稳周密、他最信任的地五？

在离邓府还有一大段距离时，几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柳婧的眼帘。

柳婧叫道：“停一下。”

地五也看到了他们，朝左右吩咐道：“把那几人叫过来。”

转眼间，几个柳府旧仆便被请了过来。这些人看到女装打扮的柳婧，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倒是柳婧掀开车帘唤道：“张叔，明叔，是我，柳文景！”

一句话令几个柳府旧仆瞪大双眼，不敢相信地看着她，柳婧又问道：“你们怎么会在洛阳？”

几个柳府旧仆露出惊喜的表情，激动地叫道：“你是文景？”

“不错，我就是柳文景，我本来就是女子，以前为了方便行事才扮成男子。”

几人恍然大悟，明叔上前一步，扶着车窗兴奋地叫道：“见到文景你可真是太好了。”他伸袖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在露出衣袖下伤痕处处的手臂后，声音沙哑地继续说道，“文景，你可还记得你的堂兄柳成和柳式？他们年前来洛阳做点儿小生意，本来也顺风顺水，不过眼下出事了。”

“出事了？”柳婧眉头一挑，她示意地五把马车驶到一个酒楼旁，请这几个仆人坐下后，柳婧问道，“出了什么事？”

圆脸的明叔看了一眼远远站开的地五等人，又看了一眼贵妇打扮的柳婧，不但没露出一抹喜色，眼眶都变得湿润了。

在明叔伸袖拭眼时，一侧来自三伯父家，同样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张叔搓着手，露出指甲缝里隐隐的血痕和泥印，饮下一大斟浆水润过喉后，退后一步，朝着柳婧便是一跪！

这一跪，众银甲卫同时转头看来，柳婧也是一惊，她连忙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张叔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在额上留下一线灰土印后，嘶声说道：“文景，

你可得救你几个堂兄一命啊！”

明叔连忙把张叔扯起来，向着柳婧诉说起来：“是这样的，这几年阿树不是做生意做得挺大吗？去年，他跟几位郎君说，让他们带些人到洛阳去，说是洛阳的东码头有一些生意需要人手。当时柳成、柳叶、柳式便带着我们大伙，共计四十来号人来到了洛阳。开始，事情还是很顺利的，年前东码头的运木业，我们也有了一份。到了今年，你柳树堂兄还准备扩大生意。”

他说到这里，颊侧的肌肉猛然抽动了几下，声音也陡然一沉，变得气愤，“新年过后不久，柳成救了一个被家人卖入青楼的小姑，也是前世冤孽，柳成一见那小姑便迷了心智，便把人带回去了，先为了救她那被赌场抓去的弟弟，还花去了一百两黄金，后来又为救她那与有妇之夫通奸的妹妹，又花了五十两黄金！本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柳成婚事耽搁到今天，他硬要娶那妇人也就由着她。可他被那女子的家人好说歹说，竟是一大家人跑过来，与两位郎君撕破了脸后，从船业上强拿了五百两黄金。这五百两黄金几乎是大伙手头所有的活钱，他拿去当作聘礼，还说要在那边定居。柳式说了几次见说他不过，也就随着他。可就在两个月后……”明叔沉声说道，“两个月后，与那女子回了老家的柳成回来了，他一开口就又要五千两黄金。柳叶、柳式自是不肯，柳成也就离开了。过了三个月不到，两位郎君收到一个包袱，包袱里放着的竟是用石灰腌起来的柳成的脑袋。

“来的还有几个官差，那几个官差说，柳成趁着他人夫婿不在时，强占良家妇女谋夺家产，现在那妇人的夫婿回来了，他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在把柳成的脑袋寄来的同时，还要求我们赔上五千两黄金，如果拿不出，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治罪！”

说着说着，明叔“腾”地站了起来，见到众人都盯向自己，又强忍着愤怒坐下，放缓声音嘶哑地说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便派人联系柳树郎君和文景你们。这路长途远的，我们派去联系柳树的人一直没有音讯，而在五天前，柳叶、柳式和我们这些人都给入了狱，昨天我们几个才被放出来筹钱。”

明叔咬得腮帮子直抽搐，他嘶声道：“文景你不知道，就在昨天我们被放出来时，那个坑害了柳成的小贱妇和她的奸夫也出现了，他们的身边，陪着一个六品官员。那小贱妇见到我们，竟是一点儿也不遮掩地说，她本来看在柳成那五百两黄金的份上，是打算与他好好过二年的。可谁让她的相好回来了呢？而且她的相好还交上了什么大游侠以及官府，可以让她过上官夫人的生活，这种荣耀，可不是柳成那个窝囊废能比的，她和她的家人想来想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那小贱妇还说，五千两黄金什么的，他们也知道得不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弄死我们这些人，免得大家缓过元气后找她和她的家人算账！”

几个老仆越说越气愤，听着他们争先恐后地把事情说完，柳婧把地五叫过来，问道：“不知将军可能处理？”

地五低头一礼：“夫人吩咐便是！”

柳婧安心了，她点了点头，站起来说道：“柳成那人我是识得的，虽是有点儿迷恋女色，可还是个心善之人……我家里的人被欺成这样，怎么着，我也要见一见那个妇人。这样吧，张叔、明叔，你们去报信，让他们来白衣楼见我。说我已备好了黄金，只与她见一面后便会拿金赎人。”

“是是。”几仆连忙应了，乱七八糟地朝着柳婧行了礼，急急忙忙转身便走。

目送着他们离去，柳婧朝地五侧了侧身，低声说道：“还请将军派几个人盯着他们，顺便把他们说的事情查一查真假。”

地五说道：“这几人鞋履磨穿了洞，脚跟带血，不似有假。”

柳婧也点了点头，说道：“我也不觉得他们说的是假话。只是这是洛阳，我必须事事谨慎。”

柳婧回去准备了一下后，给自己换了一袭男装，恢复成以前柳文景模样后，便带着几个仆人，在地五等人的护送下，重新回到了白衣楼。

这时的白衣楼，人来人往极是热闹。柳婧让人腾出了一间厢房，便坐在里面，好整以暇地等待起来。

约莫一个时辰后，一个银甲卫推门而入，凑近柳婧低声说道：“夫人，他们说的属实。还有，那妇人就快到了。”

既然属实！

也就是说，那个跟了她几个月的柳成，真被一个他心心念念付出的妇人给算计死了？！

对自己的家人，她欺负时都要掂量着，没有想到几年不见，竟然连脑袋也被别人当了礼物！

柳婧轻轻一笑，她朝地五说道：“还请诸君在外候着……诸君煞气太重，会惊扰到贵客的！”

转眼间，偌大的厢房里便只剩下柳婧和两个其貌不扬的仆人了。

又是一刻钟过去了。

一阵急乱的脚步声传来，转眼间，张叔和明叔几个老仆跌跌撞撞地跑上了楼，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娇小玲珑、秀丽娇俏的妇人，在一个壮汉和两个与她面目有点儿相似的少年的陪伴下走进来。

顺手推开明叔等人，壮汉大步走到柳婧面前。低头看着柳婧，壮汉如同炸雷般的声音轰隆响起：“你就是柳文景？”

柳婧双手交叉在腹前，优雅地说道：“不错，我就是柳文景！”

那壮汉冷笑一声，朝着一侧秀丽娇俏的妇人一颌首，瓮声瓮气地喝道：“鄙姓徐，徐山，你好好记住这个名号。至于剩下的，芳兰，你自己跟这厮说说！”

“好的夫君。”那妇人乖巧地向壮汉福了福后，娉娉婷婷地走到柳婧面前。在看清柳婧那斗笠下的俊美面容时，她的眼神晃了晃。

不过一转眼，芳兰便收起心神，声音娇软清甜地说道：“原来郎君就是柳文景啊，奴家听柳成说过。”

她刚寒暄到这里，那壮汉从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

芳兰连忙收起表情，在柳婧对面坐下，娇娇软软、声音甜美地说道：“是这样的，文景郎君，奴家是去年八月时与柳成郎君识得的，在去岁前后，他分别打了五张欠条，共计欠下黄金五千两。这账听说你愿意偿还？”

柳婧抬起眸来。她曲起中指在几上叩了叩，问道：“五张欠条？不知都是什么样的欠条，可有带来？”

芳兰娇软地说道：“自是带来了。”她掏出一个手帕，拿出五张薄薄的帛纸，笑容甜美地递了过来。

看了第一张，柳婧点头道：“不错，这是柳成的字，上面的指纹也是他的。”

见她果然认账，那壮汉脸上腾腾的杀气平缓了一些，站在他身侧的两个少年，与那妇人芳兰一道，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柳婧纤白的手指指着那张欠条，说道：“去年十月初九，柳成向吴家借了二百两黄金，却不知他借这些黄金有何贵干？咦，这下面居然还有字！”

柳婧举起那纸条，对着阳光照了起来。

细细看了一会儿，柳婧念道：“杨氏二弟年岁已大，当娶妇，房屋狭小得重新弄过，这个字有点儿模糊，是了，这是四妹，四妹的嫁妆……”

柳婧慢慢把那张借条放下。

她又拿过了另外几张。

另外几张的字迹就清楚得多，不过上面借下的黄金数量就相当惊人了。当然，这几张纸条的下面，并没有模糊不清的涂鸦。

柳婧细细看了一遍后，轻叹道：“原来世上真有这般忘恩负义之人！”

她话音刚落，那壮汉“啪”的一声在几上放了一掌，暴喝道：“小子，你说什么？”

这人嗓音极大，喝声如雷，双眼瞪大时，眼白外凸还泛黄，给人一种择人而噬的可畏感，一时之间，明叔、张叔不由自主地向后缩了缩。

柳婧似是被吓住了一样，她把欠条的事放在一侧，看向芳兰转变话题道：“你姓杨？”

“是的，奴家姓杨。”杨芳兰说话时软乎乎的，给人一种如水般柔弱的感觉。

柳婧又问道：“你有两个弟弟？”她瞟了一眼那大汉旁站着两个少年。

杨芳兰点头际，柳婧又道：“有一个妹妹，还是两个？”

“一个。”

柳婧又点了点头。她向后微仰，垂眸说道：“你两个弟弟，一个好赌，另一个结交了不三不四之人。你的妹妹品行不端，与有妇之夫通奸坏了名节。杨芳兰，为你两个弟弟建房子娶媳妇，为帮你那品行不端的妹妹筹备嫁妆许出去，柳成借了二百两黄金……这二百两黄金，都是用在你们身上，怎么他人死了，这账还算在他头上？”

杨芳兰还没有说话，她的瘦高个子弟弟跳起来冷笑道：“这欠条是柳成写的，当然要他还！”

另一个少年也大声嚷嚷道：“谁让他没本事还瞎吹的？他借下的账当然算到他头上！”

柳婧听到这里，点头道：“看来是事实了。”

见她这么说，还双手抱胸表情冷冷，那杨芳兰娇唤一声：“哎哟，这二百两都是小事啦。文景哟，这里还有四张，共四千八百两黄金的借条呢，你要是还了这四千八百两，那二百两算了也就算了。”

“那四张？”柳婧朝着一侧的借条瞟了一眼，说道，“那四张借条不是柳成写下的！”

她这句话刚一出口，那叫徐山的壮汉瞪着一双泛黄的铜铃眼，蓦然踏出几步，粗大的手指指向柳婧的脸，咆哮道：“小儿，你有胆再说一遍！”

他的暴喝声实在是响，直震得众人耳朵嗡嗡直响，那口水更是四溅而出，直喷了柳婧一脸。

在那杨芳兰姐弟也是脸色一沉时，柳婧被壮汉的咆哮惊得服了软，她低声说道：“那就先不谈借条的事。”

在壮汉满意地退后两步时，柳婧转向那杨芳兰，说道：“你与柳成相识，是因为你的父母要把你卖到青楼，他在救出你后不久，还救了你被赌场抓起的弟弟。”她弹了弹那二百两的欠条，继续说道，“不说他从几个兄弟那里拿去的五百两黄金，便从这欠条上也可以看来，他柳成再差劲儿，对你这个妇人，倒也是怜爱疼惜，把你的亲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她看着杨芳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对这样一心意对你的男人，你怎么忍心杀了他？你和你的家人，怎么忍心让他尸首分离，无法入黄泉不说，还要欺上他的兄弟亲人？”柳婧说道，“杨芳兰，我想要一个答案！”

坐在柳婧的对面，杨芳兰笑容甜美，举止动作间颇见温柔风情，闻言脸色白了白。过了一会儿，她强笑道：“我，我不想杀，是他不依不饶还威吓……”

刚说到这里，杨芳兰清醒过来，她轻叫道，“哎哟哟，你说什么呢？你这话，奴家听不懂呢。”

柳婧站了起来，她双手扶着几，不动声色地看着杨芳兰，说道：“你听不懂？”

在杨芳兰点头中，柳婧转向那壮汉，极为有礼地说道：“这位兄台，不知你能不能给我解惑？”

那壮汉冷笑一声，他瓮声瓮气地喝道：“这有什么要解惑的？杨氏一家的贱骨头，敲打两下，他们连自家的祖坟也能挖！”

柳婧点头道：“这话有点儿道理。”

那壮汉铜铃眼一瞪，暴喝道：“你这小儿恁多废话！快说，这五千两黄金还不还！”

柳婧站得笔直笔直的，在那壮汉暴喝时，正低头专注地看着那张二百两的借条。

又细细地把上面模糊的字看了一遍，在那壮汉喝声止歇时，柳婧自言自语道：“你说你愚不愚蠢？就为了这么一家子，为了这么一个贱妇，不但倾家荡产还赔上了性命？”说到这里，她轻叹一声。

就在那壮汉感觉不对，浓眉一皱又要发火时，柳婧突然声音一提，厉声喝道：“地五！”

“蹬蹬蹬——”众银甲卫手按佩剑步履森寒地走进来！

这些百战血卒，这些出身世家的百战血卒，这么一走出，便是以壮汉之戾，脸色也是一阵剧变！

柳婧垂着眼喝道：“还有人呢，都出来！”

腾腾腾的脚步声不绝于耳！

转眼间，柳婧带来的二十几个护卫，也齐刷刷地围在了四周！

杨芳兰再迟钝，也感觉到了不对，她脸色一白连忙寻向那壮汉时，才惊骇地发现，他们那无恶不作的同伙，已是脸色如土，浑身战栗了！

这四个人中，那壮汉最有见识，他做过混混当过游侠，杀过人见过官，他还救过一官员，见识过上得台面的人物！

可正是他见识多，才能从银甲卫的装扮和气度中发现他们的不凡！

所以，他比起杨芳兰几人，更显得惊惧！

四下无声，柳婧伸手指着那杨芳兰，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一个堂兄，年不过二十余，为了这么一个应该入青楼的千人骑女子，居然丢了性命，这很不值！”她脸一沉，说道，“听说这妇人所在的县叫络城？把这妇人押过去，这妇人不是喜欢玩弄他人吗？那就把她的衣服都脱了，挂在那络城的城墙上，每天喂点儿水喂点儿粥地养着她！记着，她能活多久就让她挂多久！在她的身边，

用告示把她对柳成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让衙役在旁多念念，省得有不识字的人路过，还不知道她的丰功伟绩！”

听到这里，杨兰芳惊惧得身子一晃，她想要尖叫，想要求饶，想要显示她的女性魅力，可什么动作都来不及做，一块儿布片便堵上了她的嘴！

这时，柳婧转向她的两个兄弟。看着他们，柳婧说道：“传闻黄泉有无间地狱，凡是恩将仇报者，都要下油锅入火海。可惜在这阳世间，恶人总是张扬，善人总是被欺。我今次倒要代替那地狱判官管一管这事。来人！把这两人通通阉了，再把他们关进那只关押穷凶极恶之人的监狱，记着他们做过的事，要当着那些犯人也念一念，让那些犯人来替我的兄弟出气。”

在银甲卫们整齐的朗应声中，杨芳兰的两个兄弟也跪倒在地。

柳婧看着他们也被银甲卫拖下，想了想后叫道：“对了，还有他们的父母亲人，凡是参与了杀害柳成一案者，全部田产都要充公；房屋嘛，那就烧了吧，都烧尽。既然他们为了钱良心也不要了，那干脆下半辈子就让他们当个乞丐！”

吩咐到这里，柳婧转向了那壮汉。看着那脸白如土、不知何时屎尿齐流、恶臭无比的壮汉，柳婧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事虽因他而起，可真正说起来，这人作恶最轻，他不过是个强盗恶贼罢了。既是强盗就按强盗来办，让他死个痛快！”

柳婧又向地五说道：“不是说勾结了官府？保出柳叶他们时，顺便把官吏也清一清。该杀的就杀了，该赶出公门的也都赶出公门！”

一口气发落了这些人，柳婧还不想回邓府，依旧留在白衣楼。

下午时，柳叶等人被放出来了，陡然看到柳婧，他们扑在她面前便是号啕大哭。柳式更是朝着柳婧匍匐几步，跪在她脚前嘶声说道：“文景，你终于来了！我再不恨你了，再不怪你了！”

他伏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柳婧与邓九郎应半年之约时，柳式和妹妹柳敏被邓九郎关在道观里，后来柳树得了势后，就把他们通通放出来了。被生生关了几个月，吃了几个月的苦头，他对柳婧有恨，那是难免的。直到这一次，眼看着自家兄弟被人算计，自己身陷囹圄，柳式才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幸好他还有一个亲人！

柳叶性子比较文弱，被关了这么久，出牢后便卧了榻，看到柳婧，他只会垂泪。直到知道柳婧的处置手段时，柳叶才抬起头来唤道：“文景哥。”叫了一声后，柳叶说道，“文景哥，以后你要是看我不惯，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我不怪你。”他哽咽着抹泪，“柳成要是知道你替他报了仇，也会这样想的。文景哥，幸好还有你。”

看着放松下来后有点儿昏昏沉沉的几人，柳婧温声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们好生休息一下。”她叫来两个管事，“他们是我的族人，派人好生照看着。”

柳婧正要退下，突然，柳叶叫道：“文景哥，我刚才听到有人叫你公主殿下。”他这问话一出，四下一静。

在柳婧回头看来时，柳叶艰难地说道：“文景哥，你当真，当真便是那个什么公主？”

柳婧看着几人，点了点头，道：“是，我是先帝流落在民间的胞妹。”

几个人怔怔呆了好一会儿，柳叶咽了一下口水，喃喃说道：“原来这是真的……那文景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柳白衣？”在柳婧点头时，柳式说道：“我们刚来洛阳时，有下人看到过文景你，跑过来跟我们说，那个什么柳白衣与文景生得好相似，后来我也远远看了一眼，可是不敢认。”

柳婧轻声说道：“你们不要多想，我永远都是柳家的女儿。”她站了起来，“这几天你们受了惊吓，先在白衣楼里暂住，别的事都不用担忧。”

经过调查，这次那壮汉徐山勾结的官府中，还有柳叶他们在船业上对头的影子。

不过，再强大的影子，对于银甲卫来说都是小卒。地五随便一句话，那些六七八品的官员便落马了一批，等傍晚时，柳叶他们在船业上的份额便扩大了三倍不止。

到了这时，柳叶等人只觉得既扬眉又吐气，在狱中时，他们受杨芳兰那妇人的恶气太多，在她受刑当日，两人还特意赶到了杨芳兰所在的县城。

城门处，正是人来人往艳阳高照，在一排排衙役推开众人，把蓬头垢面、奄奄一息的杨芳兰架过来时，柳叶突然叫道：“等一下！”

他这一声喝叫，众衙役同时回过头来，见到柳叶温文平和、其貌不扬，这些人都是一脸不耐烦，这时站在柳式身后的男子递上了一块儿玉佩。

这玉佩一晃，众衙役马上脸色大变，他们毕恭毕敬地向柳式两人行了一礼，说道：“贵人尽管吩咐。”

这时，城墙里外，足足挤了上千号人，热闹中，隐隐听到有杨芳兰家乡的人在议论道：“这妇人真是贱货，那姓柳的汉子对她那么好，她都舍得下杀手！”“就是，这妇人太狠了，活该有这样的报应！”“太毒了！这样的恶妇，真是听也没有听过！”“哎，就因为杨芳兰这个妇人，我们杨家村的人都被人指点得抬不起头了。”“是啊，出了这样的先例，这往后，我杨家村的女儿还怎么嫁得出去？”

……

热闹中，众衙役这姿态一摆，这话一出，无数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柳式和柳叶。

想柳式自小到大，哪曾受过这么多人的注目，哪曾被这么多人仰望过。他激动得一张脸涨得紫红，便是一侧的柳叶，也是腰背大直。

咳嗽一声，柳式率先上前一步，来到了杨芳兰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曾经痛恨咒骂的妇人，柳式拉着脸喝叫道：“杨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可有什么话要说？”他的话音一落，柳叶也在一侧恨声说道：“杨氏，你伙同奸夫杀害柳成时，可想过有今天？”

在两人的喝问声中，杨芳兰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青肿的脸。

木然地看了两人一会儿，杨芳兰流了泪：“要是柳成早点儿告诉我，他还有这么一个了不得的亲戚，我何至于如此对他？”她嘶声说道，“是我糊了眼，我早应该想到，他拿五百两黄金，都没有引得你们去找他拼命，你们的家族必然是个大的。我要早想到这点儿，就会好好待他了！”

这样的话，不是两人想听的，在柳式还只是冷哼时，一侧的柳叶忍不住寒声说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差点儿落入青楼的贱妇，柳成把你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直到现在，还只是后悔看错了他的家世？你这样对一个痴心一片的人，难道就没有半点儿悔意？你这人还有没有良心？”

柳叶的喝叫，令得杨芳兰一怔，她张着嘴傻傻地看着他，说道：“……那些东西都是他自愿给的，我又没拿刀逼着他。”她声音陡然一提，再次恨声哭道，“要是他早告诉我有这么一门亲戚，我怎会背叛他？他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他这个混蛋，这个杀千刀的短命鬼，有这么一门有权有势的亲戚，为什么要瞒着我？啊，他为什么要瞒我？是他害了我，是他，是他！”

看着杨芳兰状若疯癫又理直气壮地哭号，柳叶一呆后，突然没了继续追问的心情。

就在这时，杨芳兰警醒过来，看到两人要转过身去，她连忙嘶哑着哭道：“求求你们，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吧。两位柳家郎君，要是柳成还在世，他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么欺负我的，求求你们看在他的面子上，饶过我这次吧……”

见到了这个时候，这妇人还有脸拿柳成来说事，柳叶恨得喘息不已：“这贱妇都是活该！活该！快把她架到城墙上挂好，快点儿快点儿！”

在衙役们恭敬的应声中，兄弟俩回到马车中。马车走了一会儿，柳式伸出头，对着两名一路护送的银甲卫客气地笑道：“两位兄台，这一次真是多谢了。我们兄弟还想在这附近停留一下，两位兄台要有急事，还请先回。”他回头看向那些仰慕望来的人群，想道：这地方可真是好地方，我要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两个银甲卫闻言点了点头，也不多话便分了手。

他们离去后，柳式又回头看向城墙处，看向那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架在城墙上，不停挣扎哭叫的杨芳兰，看着看着，他的脸色突然一变，凑近柳叶，